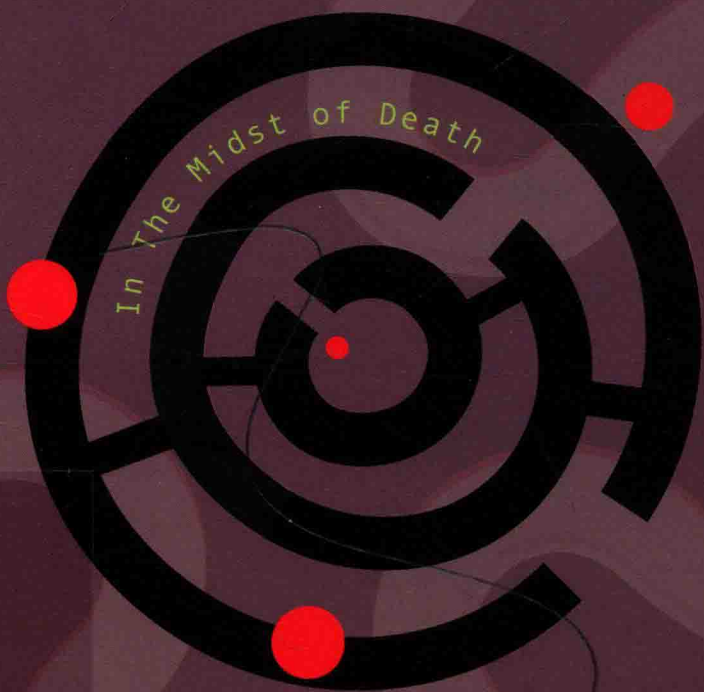


在财富和作品水平之间二选一，  
总还有些类型作家在乎后者，布洛克就是其中一个。

劳伦斯·布洛克作品  
Lawrence Block

# 在死亡之中



「美」劳伦斯·布洛克  
—— 著  
黄文君 —— 译

前警察普杰尼恩意欲反戈一击成为“打黑英雄”，却遭一名妓女指控勒索，似永无洗白之日。自由侦探马修·斯卡德突破一张暗黑大网，最终还了不清不白的当事人以清白，孰料一个更加黑暗邪恶的枪口正对准了这一切……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劳伦斯·布洛克作品

Lawrence Sanders



# 在死亡之中

*In The Midst of Death*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 — 著

黄文君 —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死亡之中/(美)布洛克(Lawrence Block)著;黄文君译. —  
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8.7  
(劳伦斯·布洛克作品系列)  
书名原文:In The Midst of Death  
ISBN 978-7-5327-7638-2

I. ①在… II. ①布…②黄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美国—  
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6958号

Lawrence Block

#### **In The Midst of Death**

Copyright © 1976 by Lawrence Block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

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14-825号

### 在死亡之中

[美]劳伦斯·布洛克 著 黄文君 译  
责任编辑/管舒宁 装帧设计/柴昊洲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2 字数 78,000

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7638-2/I·4682

定价: 39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3-83349365

十月份就像这个城市一样渐入佳境。夏日最后的暑热已经过去，真正沁骨的寒冬尚未到来。九月下雨，下得还真不少，但是现在都过去了。空气因此比平常少了点污染，而现在的气温则使空气显得更干净。

我驻足在第三大道五十几街街口的一个电话亭前。一个老妇人在街角撒面包屑喂鸽子，一边喂，一边发出咕咕咕的声音。我相信有一条城市法规是不准喂鸽子的，通常我们会在警察局里用这种法规向菜鸟警员解释，有些法律你会执行，有些法律你会忘记。

我走进电话亭，这个电话亭起码有一次被人错当成公共厕所，不过从外观看来倒也不意外。还好电话还能用；最近的公共电话大部分都能用，换在五六年前，绝大多数的室外公共电话亭的电话都是坏的。看来在我们的世界里，并不是每件事情都愈来愈

愈糟，有些事的确是渐入佳境。

我拨了波提雅·卡尔的号码，她的电话录音机总是在铃响的第二声就启动，所以当电话铃响第三次时，我还以为我拨错号了。我一向都认为，只要我打过去，她就一定不会在家。

然而她却接了电话。

“喂？”

“卡尔小姐吗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电话里的声调不像录音机传出来的那么低，而声音里的伦敦梅菲尔口音也没那么明显。

“我叫斯卡德，”我说，“我想过来见你，我就在附近，而且——”

“很抱歉，”她打断我的话说，“我恐怕不会再见任何人了。谢谢你。”

“我想——”

“请打给别人吧。”然后她就挂了电话。

我找到另一个一角钱铜板，正准备放进投币口再打给她时，我改变了主意，把铜板又放回了口袋。我往商业区方向走了两个街口，又向东走了一个街口，来到第二大道和五十四街路口；我发现这里有家咖啡店的午餐吧台有公共电话，而且恰好可以看到卡尔小姐住的那栋大楼入口。我把铜板丢进电话，拨了她的

号码。

她一接起电话，我就说：“我叫斯卡德，我想跟你谈谈杰瑞·布罗菲尔的事。”

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她说：“哪位？”

“我告诉你了，我叫马修·斯卡德。”

“几分钟前你打来过。”

“对，你还挂了我的电话。”

“我以为——”

“我知道你怎么想，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“我真的很抱歉，真的，我不接受访问。”

“我不是媒体的人。”

“那你想知道什么？斯卡德先生？”

“你见了我就知道。我想你最好见我一面，卡尔小姐。”

“事实上，我想我最好不要见你。”

“我不确定你是否能够选择。我就在附近，我五分钟后到你那里。”

“不，拜托。”她停了一下，说，“你知道，我刚翻下床，你得给我一个小时。你能等我一个小时吗？”

“如果必须的话。”

“一个小时后你再来。你有地址吧？我猜。”

我告诉她我有，然后我挂了电话，坐在午餐吧台旁，叫了一杯咖啡和一个奶油餐包。我面对着窗户，这样我可以看着她住的大楼。等我的咖啡刚好凉到可以喝的程度时，我看见了她的。

她一定是在我们边讲话时，就边换了衣服，因为她只花了七分钟便出门站在街头。

要认出她并不太费力。有关她的描述——蓬松浓密的暗红色头发——让人轻易地锁定她，而她则以母狮王般的姿态，将描述与她本人连在一起。

我站起来向门口走去，准备在我知道她要去哪儿的时候，马上就跟过去，但她却朝着咖啡店走来。当她走进门，我马上别开身回到我的咖啡所在之处。

她直接走向电话间。

我想我不该感到意外。有太多的电话是被监听的，所以任何从事犯罪或政治活动的人都晓得应该注意，并把所有的电话都当作被监听而依下列原则行动——所有重要或敏感的电话都不该在自己家里打。这里是离她家那栋大楼最近的公共电话，我因此选择了这里，她也因此正在这里打电话。

我向电话移近了一点，这么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而非有什么帮助。我看不到她拨的号码，也听不到她说什么。在我确认这一点之后，便付了咖啡和餐包的钱，离开那里。

我走过对街到她住的那栋大楼。

我其实在冒险。如果她打完电话便跳上出租车，我就会失去她的行踪，而我现在不想把她跟丢了，因为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找到她。我想知道她正打电话给谁，如果她去某处，我要知道她去的地点以及理由。

但是我不觉得她会叫出租车。她没带钱包，如果她要去哪里，她可能得先回家拿包，然后丢几件衣服在行李箱里带走，因为她已经让我给了她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。

于是我去了她住的大楼，在门口看见一个白发小老头。他有一双诚实的蓝眼睛，颧骨上有很多红疹子，他看起来对自己的制服感到很骄傲。

“找卡尔小姐。”我说

“她几分钟前刚离开，你正好错过了，绝不会超过一分钟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拿出我的皮夹很快地弹开，其实里面根本没有东西让他看，就连联邦调查局菜鸟探员用的识别徽也没有。不过这不重要，这只是一个你一旦做了，你看起来就会像个警察的动作。他看到一闪而过的皮面，留下了足够的印象；对他来说，要求我让他仔细查看证件可能是很不礼貌的。

“几号公寓？”

“我真的希望你不会让我有麻烦。”



“如果你照规矩来就不会。她住几号公寓？”

“四楼 G 座。”

“把你的管理员钥匙给我，嗯？”

“我不该这么做的。”

“嗯，你要到城里的分局谈这件事吗？”

他不要。他只要我死到别处去，不过他没说出口，而把管理员钥匙交给了我。

“她应该几分钟内就会回来，你不要告诉她我在楼上。”

“我不喜欢这样。”

“你不必喜欢。”

“她是位和善的小姐，一直对我很好。”

“在圣诞节期间很大方是吧？”

“她是个很和蔼的人。”他说。

“我相信你跟她的关系很好，但如果你告诉她，我会知道，然后我就会不高兴，懂吗？”

“我不会说任何事。”

“我会把钥匙还给你的，别担心。”

“说起来，这点我最不担心。”他说。

我乘电梯上了四楼。G 座公寓面街，我坐在她的窗前望着咖啡店的入口。从这个角度我无法辨识是否有人在电话间，所以她

可能已经离开，很快地闪过街角并坐上出租车。不过我不认为她会这么做。我坐在椅子上等，大约十分钟以后，她走出了咖啡店，站在街角——修长而醒目。

而且，明显的不肯定。她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，我读得出她心里的踌躇。她可能走向任何一个方向。但是不久，她很果决地转身，开始向我所在处走回来。我吐了一口不自觉屏住的气息，定下心来等她。

∞

当我听到她插进钥匙开锁，便离开了窗口贴墙站着。她打开门，然后在身后带上，并且拉上铁栓。她很有效率地锁了门，不过我已经在里面了。

她脱下淡蓝色风衣，把它挂在玄关的壁橱里。风衣之下，她穿了一件及膝的格子裙，上身是一件剪裁讲究有领扣的黄衬衫，她有双非常修长的腿和一副健美的运动员身材。

她再次转身，但是她的目光并没有扫到我所站的位置。于是我说：“嗨，波提雅。”

尖叫声并没有真的传出来，因为她很快地用手捂着嘴止住了。有那么一会儿她以脚尖维持身体的平衡，一动也不动地站着，后来她才将手从嘴上移开，并将重心移回到膝盖。她深深吸

了一口气然后屏住，她的脸本来就 very 白皙，但是现在简直像是被漂白了一样。她将手放在心口上，这个动作看起来有点夸张而虚假。当她意识到这一点，再次把手放下，然后做了几次深呼吸：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

“你叫——”

“斯卡德。”

“你刚才打过电话来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答应给我一个小时。”

“最近我的表总是跑得很快。”

“的确。”她又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吐出来。她闭上了眼睛，我从靠墙的位置移出来，站在客厅中间距离她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。她看起来不像个很容易昏倒的人，如果她是，她早就倒下了。不过她仍然非常苍白，如果她真的倒下，我希望在她落地前能稳稳地接住她。她的脸色慢慢恢复，同时也睁开了眼睛。

“我得喝点东西。”她说，“你要来点什么吗？”

“不，谢了。”

“那我自己喝了。”她走去厨房，我紧跟着，让她保持在我的视线之中。她拿出一瓶七百五十毫升装的苏格兰威士忌，并从冰箱里取出半罐苏打水，然后在玻璃杯里各倒了三盎司。“不加

冰。”她说。“我不喜欢冰块撞我的牙齿，但是我习惯喝冰的饮料。你知道，这儿的房间都保持得比较暖，所以室温的饮料都不够冰。你确定不喝吗？”

“现在不要。”

“那，干杯。”她慢慢地一口把饮料喝尽，我看着青筋在她的喉咙浮动，一个长而可爱的颈项。她有着典型英国人的皮肤，而为了覆盖她，可是需要不少皮肤。我的身高大约六英尺，她最少有我这么高，可能还比我高一点。我想象她和杰瑞·布罗菲尔站在一起，布罗菲尔大概比她高四英寸，高度刚好与她匹配，他们一定会是很醒目的一对。

她又吸了一口气，颤颤地，然后将空玻璃杯放进水槽，我问她是不是还好。

“噢，好极了。”她说。她的蓝眼睛淡得近乎灰色，嘴唇十分丰腴但是毫无血色。我向旁边站开，她从我身边走过进了客厅，臀部轻拂过我的身畔。这样已经足够了，我跟她之间不可以再接近一点点。

她坐在蓝灰色的沙发上，从塑料玻璃边桌上的一个柚木盒子里，拿出一支小雪茄。她用火柴点燃雪茄，然后指着盒子做手势要我自己来，我告诉她我不抽烟。

“我换抽雪茄，因为大家都不抽。”她说。“所以我就当是烟

一样地抽。当然，雪茄比烟浓得多。你怎么进来的？”

我举起钥匙。

“提米给你的？”

“他不想给，但是我没有给他太多选择。他说你一直对他很好。”

“我可是给足小费了，那个笨蛋小王八。你知道，你吓了我一跳，我不知道你要什么、你为什么在这里，或者你是谁。说到这一点，我好像已经忘记你的名字了。”我补答了她。“马修，”她说，“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，马修。”

“你在咖啡店里打电话给谁？”

“你在那里吗？我没注意到你。”

“你打给谁？”

她以抽雪茄拖时间，眼睛里多了些谨慎。“我不认为我需要告诉你。”她终于说。

“为什么你要控告杰瑞·布罗菲尔？”

“因为他勒索我啊。”

“为什么，卡尔小姐？”

“你刚才叫我波提雅，还是那只是吓唬人？警察总爱直呼你的名字，表现他们的轻视，这大概可以给他们某些心理上的优越感吧。”她用雪茄指着我说，“至于你，你不是警察，对吧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但是你也有点来头。”

“我以前是个警察。”

“哦。”她点点头，对答案很满意。“你当警察的时候就认识杰瑞了吗？”

“我那时并不认识他。”

“但你现在认识了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是他的朋友吗？不，不可能。杰瑞没有朋友，他有吗？”

“他没有吗？”

“几乎没有，如果你跟他够熟就会知道。”

“我跟他不熟。”

“我怀疑有谁会跟他很熟。”她又吸了一口雪茄，轻轻把灰弹进雕花玻璃烟灰缸。“杰瑞·布罗菲尔是认识些人，认识的还不少，但是我怀疑他在这个世界上会有朋友。”

“你肯定不是他的朋友。”

“我从来没说我是。”

“为什么你告他勒索？”

“因为这项指控是真的。”她浮起小小的微笑。“他强迫我给他钱，一星期一百美元，不然他就找我麻烦。你知道吗，妓女是

纤细而脆弱的生物。而当你考虑到男人为了跟一个女人上床所愿意付出的庞大金额时，一星期一百美元并不是那么了不起的数字。”她用手指指着她的身体。“所以，我给他钱，”她说，“提供他要的钱，并且还提供我自己。”

“有多久？”

“通常每次大概一个小时。干吗？”

“我是说你付钱给他有多久了？”

“哦，我不知道。大约一年吧，我想。”

“你来美国有多久了？”

“刚过三年。”

“你不想回去是吧？”我开始迈步，走到长沙发那边。“他们大概就是这样布钩。”我说。“照他们的方法玩，否则他们就把你当作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给赶走。他们是不是这样把你扣死的？”

“真会措词，不受欢迎的外国人。”

“他们不就是这样——”

“大部分的人把我当作大受欢迎的外国人。”她那双冷冷的眼睛挑衅地看着我。“我不认为你对这点还有意见？”

她让我烦躁起来，这事儿挺让我困扰的。我又不是很喜欢她，为什么我要这么在意她有没有打动我？我想起伊莲·马岱曾经说，波提雅·卡尔的顾客名单中，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被虐待

狂。我从不曾真正了解到底是什么事情让被虐待狂得到解放，但是在她面前几分钟就足以让我了解，一个被虐待狂会发现，在这位特别的女士身上，他正好可以找到满足幻想的要素；而在别种不同的方式上，她刚巧很适合我。

我们来来去去扯了一阵，她一直坚持布罗菲尔的确向她勒索现金，而我则不断试图跳过这段，想弄清楚是谁说服她对他做这些事。我们没有任何进展——也就是说，我没得到我想要的，而她也无处可逃。

于是我说：“听着，直截了当地说，这些根本都不重要。他是否向你拿钱不重要，谁让你告他也不重要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在这里，小可爱？难道是为了爱？”

“重要的是，要怎样才能让你撤销指控。”

“急什么呢？”她微笑。“杰瑞都还没被捕呢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没办法把这些事弄上法庭的。”我继续说，“你需要证据才能搞到起诉书，而如果你有的话，起诉书早该下来了，所以这只是中伤。但是对他而言，这是个棘手的中伤，他想摆平它。怎样才能让你撤销指控？”

“杰瑞一定知道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只要他停止他所做的事。”



“你是指他和普杰尼恩?”

“我说过吗?”她已经抽完了她的雪茄,现在她又从柚木盒里拿出一支,但是她没有点燃,只是把玩着。“也许我并没指任何事情。不过你看看他的记录,其实我蛮喜欢这种美国风格,我们来看看他的记录:这些年来,杰瑞一直是个好警察,他在富理森丘有幢可爱的房子,还有可爱的妻子、可爱的孩子。你见过他的老婆和孩子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也没有,不过我看过他们的照片。美国男人真是‘与众不同’。他们先给你看他老婆孩子的照片,然后再跟你上床。你结婚了吗?”

“现在没有。”

“你还有的时候,会在外面花吗?”

“有时候。”

“但是不会到处秀照片吧?会吗?”我摇摇头。“我就觉得你不会。”她把雪茄放回盒子里,伸了伸筋骨,打了个呵欠。“总之,他什么都做了,而他却带着有关警察多腐败的冗长故事跑去找特别检察官,然后开始接受报纸采访,然后他向警局告假;而突然之间,他却又有麻烦了,他被控习惯性每周向一个可怜的妓女索取一百美元。这让人觉得不单纯,对吧?”